春秋分記

三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　　宋　程公說　撰

鄭世本第三

定公　　獻公

聲公

定公 謚法純行不爽曰定

名寧簡公子昭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辛在位十八年

昭公傳十三年秋七月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大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如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墠）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畿內）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南山有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傳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音玄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執政之胤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請也）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

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

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音古罪不亦鋭乎鋭小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
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
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
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呂祖謙曰子產不與宣子玉環後世徒曰子產能
自立而已不知子產之深意一則宣子在晉居六
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
不敢求矣觀宋樂氏以楊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

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一事可見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産所以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子産處事凡百見微知著則精審詳密如此

夏六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才何切）賦野有蔓草（邂逅相遇）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舍命不渝）宣子曰起不

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既見君子子旗賦有女同車洵美且都子柳賦籜兮唱予和女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日靖四方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

手以拜　秋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傳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曆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火出於夏為三月（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搆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子產弗與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謂用瓘斝禳火）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恐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有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

儆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先公宮人）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於四鄘（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秋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

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

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

於而鄉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

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叛晉）子產曰

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

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

然授兵登陴撊遐板反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四偃卒子游駟四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少也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四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

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謀為禜為命切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傳二十年冬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丸苻音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恵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無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
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馬永卿曰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孔子以魯襄
公二十二年庚戌生推而上之得鄭悼公元年歲
在乙亥而子產生簡公三年子駟當國子耳為司
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等作亂攻執政于朝
子產討平之時年二十四矣簡公之十二年丁未
子產為卿時年三十三雖為卿而在衆卿之下至

二十二年季札適鄭謂子産曰政將歸子二十三年鄭有良霄之亂子産平之始為政史記年紀聲公五年子産卒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産有疾疾數月而卒而鄭定公之八年也其去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不應如此懸遠恐有一誤鄭悼公之元年乙亥至定公八年已卯計共五年若至聲公五年乙巳計三十一年當鄭釐公之時方晉悼公楚共王爭為盟主而鄭在二大國之間楚師朝

至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故鄭以玉帛待
而求彊者庇焉及子産爲政悼公已薨平公嗣位
志不在諸侯六卿更用事而公室卑矣是時楚有
郟敖之難繼以靈王平王之亂而楚衰矣或有疑
孔子子産之年不應相去如此然子産平尉止之
亂乃襄公之十年後十三年孔子生昭公二十五
年晉趙簡子問禮于子大叔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子産云

傳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子大叔見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詳見禮樂書

經二十有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獻公 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名蠆定公子昭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定九年卒在位十二年

昭公傳三十年夏晉頃公卒秋八月葬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喪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

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傳四年春會于召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力鴆切甚哀曰黃父之會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扶又切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夏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經七年秋齊侯衛侯景公鄭伯盟于鹹叛晉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于衛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

傳八年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冬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經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傳九年春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欲改鄭鑄舊制私造刑書書於竹簡）君子謂子然（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鼂補之曰鄭自子産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産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謂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

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李斯為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棄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為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

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聲公謚法不生其國曰聲

名勝獻公子定公九年嗣立是時六卿彊侵鄭鄭益弱二十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三十三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三十八年卒

定公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闕文安甫地名

經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傳十四年冬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經十有五年夏五月鄭罕達師師伐宋公羊作軒達

傳十五年夏五月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哀公經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見晉傳

傳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嘉樂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經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秋宋公伐鄭

傳九年春鄭武子賸（罕達一字子姚）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鄭有能者）　夏宋公伐鄭

經十年夏宋人伐鄭（無傳）

經十有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宋大夫以六邑為虛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雨衣杖戈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右鄭始終春秋凡十六公書卒者十一不書者三有故者一聲公後春秋經終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之

論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哉陳蔡許始終春秋甘心為楚之從而鄭介于晉楚謀國得失之異可覆視也善乎蘇轍劉安世之推言之也轍之論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稱莊公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

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
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葢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
心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左氏謂之鄭志葢謂此也周
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
齊而朝之伐宋而説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
中肩嗚呼其攸心發于中卒不可制葢如此鄭自莊公
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
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于亡及晉悼公三帥諸

侯以敝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
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
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
可謂知務矣哉安世之語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
亂其後得子產然後鄭乃安然子產為相時晉楚漸衰
又能事晉楚大夫故終子產世可保無事區區小國攝
乎大國之間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

産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兼取之使學者由此以考鄭一

代之行事葢信而有證云

春秋分記卷七十

春秋分記卷七十一　　宋　程公說　撰

曹世本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子曹叔振鐸成王克殷封之陶丘自振鐸至桓公十二世國在今廣濟軍定陶縣

桓公　　莊公

僖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

隱公　靖公

伯陽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終生惠伯子即位三十五年魯隱元年至桓十年卒在位五十五年

桓公經九年冬曹伯使其子射姑来朝

傳九年冬曹大子来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

莊公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射姑桓公子桓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莊二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桓公傳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莊公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從齊桓公

經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

僖公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名赤莊公子莊二十四年嗣立是年改元至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經傳不志葬卒日月

莊公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冬戎侵曹

曹羈羈曹世子出奔陳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為戎所納故曰歸

經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無傳

昭公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名班僖公子莊二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七年卒在位九年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詳見齊

經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無傳

共公 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名襄昭公子僖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

僖公經十有五年冬宋人伐曹

傳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經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襄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秋

宋人圍曹詳見宋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發曹冢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事見二十三年盤飧之施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冬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並詳見晉

晁補之曰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孺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為恒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恒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文公傳四年春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經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無傳

文公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名壽共公子文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四年卒在位十三年

文公經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

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經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　冬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趙子辨疑曰案周禮諸侯猶各以年數朝天子若五年諸侯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當無相朝朝之限有事乃行耳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齊與晉有隙以曹朝魯故伐之

宣公經三年秋宋師圍曹傳見宋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無傳

宣公 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廬文公子宣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三年卒在位十七年

成公經七年夏五月曹伯来朝

傳七年夏曹宣公来朝

經十有三年夏五月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夏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子臧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

檀弓下曰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成公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負芻宣公庶子成十三年殺大子嗣立明年改元二年晉執之三年歸至襄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成公經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

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劉敞權衡曰負芻殺大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經十有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傳十六年秋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霸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襄公經十有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隧林父子越境而獵飲馬于重丘曹邑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經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曹伯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武公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名滕成公子襄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七年

襄公經十有九年春葬曹成公無傳

經二十有一年冬曹伯来朝

傳二十一年冬曹武公来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来見公

昭公經十有四年春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無傳

平公諡法布綱持紀曰平

名須武公子昭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八年卒在位四年

昭公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傳十八年春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

悼公 諡法肆行無禮曰悼

名午平公子昭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七年卒在位九年

昭公經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無傳

經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

聲公 諡法不生其國曰聲

名野平公子悼公弟昭二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二年遇弑在位五年

昭公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而葬緩

隱公

名通平公弟祭史記年表云通弑聲公代立昭三十二年嗣立定元年改元至四年被弑在位四年

右聲公隱公不志於春秋然史記外紀所載者故存之

靖公 謚法恭仁鮮言曰靖

名露史記云聲公弟弑隱公而代之定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八年卒在位四年

定公經八年春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葬曹靖公無傳

伯陽

靖公子定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八年宋執而殺之在位十五年

定公經十有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

經十有三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

哀公經三年夏五月宋樂髠帥師伐曹無傳

經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經七年秋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

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殿止兵）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右曹始終春秋凡十五公書卒者十一不書卒者三有故者一聲公隱公之弑不見于春秋哀八年宋滅之

論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曰上下同力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説陽好之彊因言霸説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且曹實滅矣而書入者言其自滅也故削其見滅之迹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是罪在曹伯陽而惡不在宋也春秋筆削之法輕重抑揚厥有深旨後之有國有家

者聽辯言以亂舊政好游田以廢民事將自取滅亡而不之悟觀春秋書曹伯陽之事可以鑒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